



玉函山房輯佚書

九十五

□ 11
1236
95





1286
95



目耕帖卷二十四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二

地官司徒賈疏引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
 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以安
 擾萬民鄭鏐解義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
 土地故爲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
 庶之政故又名司徒高紫超集解纂要唐虞以后
 稷司徒分教養二職而此司徒之職並詳稼穡樹

藝之制蓋兼虞廷后稷養民之任矣專稱掌邦教
從其重者言也

黃氏曰抄陳君舉曰地官掌教難曉以屬官考之自
鄉老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
至充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
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
衡以至掌染草炭荼蜃極於場人圉人無非山林
川澤田疇之官幾近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
氏司諫調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

頓田疇分擘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
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困學紀聞司
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
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
木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
松社以別方面賈疏引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
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彼三代所都
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柏

周居鎬京宜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若松柏栗也案漢書郊祀志高祖禱枌榆社謂樹枌榆於社可以相證又尚書逸篇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亦三代舊制似天子立社樹得備物邦國都鄙則各就其土宜而用之也以上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案物念土性而生生已具有性意不煩改字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云植物根生之物阜物柞栗之

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案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柞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柞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或云椽斗黃公紹韻會今世謂柞實爲早斗柞卽椽也其房可以染黑俗因謂黑色爲阜說文解字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阜聲徐鉉注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別作阜字爲黑色之阜按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今俗書阜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七

皆無意義 楊慎古音周禮阜物之阜音如韜柝栗
皆有韜橐也 攷釋文阜音早本或作阜無韜音而
先鄭訓膏物謂楊柳之屬埋致且白如膏後鄭謂
膏當爲橐字之誤也 蓮茨之實有橐韜升菴殆誤
以鄭之膏音而爲阜音否則因膏音而附會之也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
儀謂九儀 案義儀古通用漢書鄒陽傳使東牟朱
虛東褒義父之後注應劭曰邾儀父師古曰義讀
曰儀又韻補儀叶牛何切引周官注儀作義古皆

音俄可補釋文

困學紀聞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士爲九十物每土有
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
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
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恐次曰五纏次曰五濫次
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塉凡中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詳次曰五殖次曰五穀
次曰五島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種凡
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

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賈疏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因學紀聞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爲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

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潯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矣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先鄭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後鄭謂其

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爲司農穀矣賈疏說其食者半云天子食其半說參之一云三分之天子食其一分說四之一云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翰案周禮言封國與王制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同王制孟子言其定制周禮之封國並附庸開田合計之也王制正義說附庸開田云若封人附

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若諸侯有功當加地者以閒田錫之未與諸侯則地分繫於公侯伯子男之封疆而賦仍歸天子故云其食者半其食者參之一其食者四之一也周禮鄭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王制正義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於四百里上加九同得進爲五百里也伯於三百里上加七同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於二百里上加五同得爲三百里進爲伯也男於

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千也言同者
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鄭
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案公無附庸
謂五百里封疆之外不能再加也侯加九同而爲
公則九同卽公之附庸矣宋公爵而有蕭之附庸
可證魯地七百里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錫
之士田山川附庸不在定制之內董仲舒春秋繁
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
五里九同七同五同三同自男以上進而加之男

不滿同亦有附庸男封疆百里除本封五十里天
于食四之一爲閒田者二十五里餘二十五里當
得附庸一男加三同進爲子子封疆二百里除本
封五十里天子食四之一爲閒田者五十里餘一
百里以三同計之當得附庸三男之附庸方十五
里者一餘有十里子之附庸方三十里者三餘有
十里皆歸子男論語冉有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子男五十里上有六十里或從附庸餘地推計之
也子加五同進爲伯伯封疆三百里除本封七十

里天子食參之一爲閒田者一百七十五里餘一百五十里當得附庸三十里者五伯加七同爲侯侯封疆四百里除本封百里天子食參之一爲閒田者一百三十三里餘一百七十里當得附庸三十里者四二十里者三侯加九同爲公侯封疆五百里除本封百里天子食其半爲閒田者二百五十里餘一百五十里當得附庸二十里者三十五里者六如此參通庶周禮王制孟子三書皆合矣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

哀先鄭云去幾關市不幾也省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後鄭易之謂去幾去其稅耳省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案凶歲子弟多暴關市若全不幾則作姦犯科者益多後鄭圓通譏而不征之義以爲去其稅扼政之要抉經之心先鄭於省禮引掌客文渾言殺禮於殺哀無注後鄭晰言之理尤足也九曰蕃樂注引杜子春讀蕃爲藩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蕃藩古字通用後以蕃爲蕃育藩爲藩閉故分別言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司徒授

民不先以賦斂而首及荒政見先王以恤民爲主耳

約己者承茅茨土階之規卑宮室所以崇儉也安民者利約楹攻堅之用媿宮室亦非尙華也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五黨爲州使之相賜杜云賜當爲糾謂糾其惡後鄭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賜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案後鄭於受字從杜讀而別通其義賜如字訓賜

隱破杜改字之非矣

李叔寶云德行藝皆析而六之蓋德不足則取之行行不足則取之藝於六者之中得其一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也葉時云觀周公三物之教詳於鄉而略於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修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賓於鄉而興於遂則知先王不以地而棄才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魏校沿革傳僞者外有所爲喪其天真

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其
僞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性使不淫高紫超集解鄉
三物中已言中和禮樂此復言五禮教中六樂教
和者蓋禮樂盡藝事之精微中和極德性之粹美
此可通春官之典也翰案中庸首言中和源出於
此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先鄭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
後鄭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也釋
文肆託歷反司農音四賈疏後鄭之意以肆爲摛

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爲七體解之案禮郊特牲腥
肆爛臄祭注治肉曰肆正義肆剔也釋文肆敕歷
反與此讀同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先鄭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後鄭
謂九比者冢宰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賈疏鄉與公
邑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魏校沿革
傳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
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繁

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先鄭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王應電翼傳比要之數其詳藏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而入其要翰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

三百五十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又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千六萬一千人謚蓋及見夏周時圖版之書故鑿鑿言之周禮比要藉可放焉

黃度周禮說比要在司徒爲民籍簡稽在司馬爲軍籍

鄭鍔解義令卒伍以爲軍灋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者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苟非司徒教之有素令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得乎案論語

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古人兵戰皆從教而出
司馬法入禮家以此也
文獻通考按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
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
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
子之說則是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
農食少三者不同而義相備翰案百畝是定額以
口之衆寡乃權乎田之肥瘠以地之肥瘠乃權乎
數之多少要皆以百畝乘除之

禮經會元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
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衆
僅制爲六軍乃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爾
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
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
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職曰以下劑致阡雖
受上田中田之民而會之惟以下劑爲率其寬民

力可知也

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鄭司農云羨饒也又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後鄭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賈疏以經大故當宿衛王宮案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當爲羨案先鄭緣兩餘字誤合一訓羨固是餘然餘卒不可謂餘子且徒役大故事復不同未若後鄭之明曉有據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易祓總義遂人總九千二

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二里半之成數故曰終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界畫碁局一一爲開方之法蓋有井牧焉井則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牧則不易一易再易之辨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

困學紀聞禹貢之田九等爲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爲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

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又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又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爲一康成注分爲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

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爲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翰案禮經會元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田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說極名通

夏休周禮井田譜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

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成都成鄙故
謂之閒田鄉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又無所專係
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宅亦上下
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上民數於是損益
之陳止齋取其說而序之以爲通論翰案夏譜能
提其要唯說閒田不與王制合項安世周禮邱乘
說一卷今佚不傳困學紀聞論邱乘云朱文公曰
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
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軍制皆合愚按孫

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
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
者車戰革車輕車重車止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
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
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
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
萬之衆革車千乘按其費用支計則百乘之衆皆
可知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郟丙辰楚重至於
郟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

楚師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抄擊之患唐說齋云
儒者多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
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翰案此說詳洽
可以補注疏之缺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稅也政
當作征故書域作邦杜子春云當爲域案故書地
邦不成語從杜正之是也政內包有征義經字似
不必改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注杜子春云有當爲菹

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藉謂祭前藉
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元謂菹士虞禮所謂苴刈
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
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
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案後
鄭會成舊義菹苴經異字藉隋物别名也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故書輦作連
鄭司農云連讀爲輦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注故書
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案輦之作連涖之作

立皆古字通用

鄉師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黃度說注而陳之以旗物句絕玩文義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絕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述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爲前後屯兵也元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後也案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臀於人身在後而處於下故製字取殿爲義屯爲聲故書屯作臀假借字鄭大夫讀課殿不如杜子春讀屯爲得故注從杜

作屯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王應電周禮傳遣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難阨但掌其所賙之物耳司稼巡野觀稼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則以補助其耕斂之所不足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並疾病亦在所賑恤然二官所治者廣故鄉師親出巡以王命施惠代王行也

正歲稽其鄉器比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州

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邱葵周禮補亡成周
盛時以禮樂爲治而行禮樂者必有其器唯使比
閭族黨州鄉之民於鼎俎之旁尊罍之下琴瑟鐘
鼓之間無日而不學習所以優而游焉饜而飫焉
直如飲食之宴樂習爲故常而俗之不善者寡矣
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禮經
會元有公兼冢宰者惟周公位冢宰是也有公兼
司寇者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太保率西方詩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又以公兼二伯也二鄉則公一人

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
也六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世婦
每宮卿二人是六卿又兼六宮之職也蓋周人因
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
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
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王志長刪
翼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孟子所以取桓公之
官事無攝也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孔子所以
斥管仲之官事不攝也王應電翼傳周官之法在

朝則爲六官在國則兼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
平居則六卿各教其所治之民不必別立守令國
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率其鄉遂之民而至不
必別有徵召國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
必別爲長帥其有會同師役而用衆則六卿各帥
其都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別爲之將觀夏書甘
誓乃召六卿卽六事之人則此法自古已然所以
體統合一情意流通而無後世內外隔絕上下扞
格之患也案三說皆深得周禮制官精意可以破

歐陽永叔設官太多及蘇頌濱未有一官完善之
說而祛其惑矣

章俊卿羣書考索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卿
也而謂之大夫者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
固可謂之大夫矣卿知進止之義故職於朝則謂
之卿正其位也大夫以智帥人分治六卿則掌卿
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故名曰大夫非卑
之也翰案鄉大夫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亦正是大
扶進人之義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
征之賈疏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據韓詩
外傳二十行役謂七尺爲年二十論語可以託六
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謂彼六尺
亦謂十五鄭言已下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
非謂六尺可通已下案陸深春風堂隨筆古以二
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
尺學林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按周禮賦
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石歲而論語云六尺之

孤則十五已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又考古尺較
今尺止七寸四分則所謂五尺者今三尺七寸也
六尺今四尺四寸四分也七尺今五尺一寸九分
也古人以七尺爲斷今人以五尺爲斷非古人長
而今人短也尺之長短異也然則文王十尺止當
今七尺四寸湯九尺止當今六尺六寸六分黃度
周禮說征不言歲而六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
不及若矧短侏儒則舍之

陳深周禮訓雋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之野

地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之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先鄭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案漢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元封五年詔其合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案茂才與吏民同察之名曰異等視孝廉之舉爲重李令伯陳

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是秀才在孝廉之上令伯仕蜀此亦漢制也

王昭禹詳解五家爲比不過防其奇衰未必有可書之事也五比之闕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闕之族則書其孝弟睦婣是於八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五族之黨然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年鄉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且謂詳且慎矣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鄭司農云和謂閨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言和容爲和頌謂樂也無讀爲舞謂能六舞後鄭足先其義不從子春和容爲和頌之讀故易之爲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又謂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射與案儀禮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此亦以禮樂射而有主皮者蓋周時禮射武射兼用惟鄉射之禮有主皮後凡大

射賓射燕射皆用之故孔子有古道之歎也

此謂使臣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禮庫一鄉利病及風俗善惡惟鄉人知之其中有可推者使民興之而因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以宜於民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天下官吏悉總於吏部賢不肖何自知之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注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賈疏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

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崇並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示彌親民者則非直解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林之奇周禮全解讀禮有因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有因乎事者若祭祀之類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

齒注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饌也李觀周官論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居于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饌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者有如此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

而凌長者不容於其間矣甚矣先王尊長敬老之義隆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注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案鄭所據者當時別本蓋劉向所校與

春秋祭酺亦如之注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元謂按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蠅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崇雩云

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案後鄭以步酺古皆有據故兩疑之而杜改步爲酺於理尤洽故從而通之王應電翼傳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五家爲比十家爲聯文獻通考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爲仁厚輯睦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

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爲暴戾刻核之小人

閹胥凡事掌其比釁撻罰之事注故書或言釁撻之
罰事杜子春云當言釁撻罰之事案釁以酒爵罰
之撻以扑刑罰之罰承釁撻杜讀視故書爲順吳
澄三禮考注小胥職釁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
怠慢者與此同釁撻罰而使之知所警書其敬敏
任恤而使之知所勉二者不可偏廢

比長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注圜土獄城也獄
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閱於出

之金瑤述注有罪相及人固不敢爲惡然稔惡者
其事敗露猶可以逃有無授無節唯圜土納之法
則逃無所之矣二法並見於比長所治者寡事易
得其實也

柯氏潛曰周禮設官以鄉遂二職計之五家以一下
士爲比長一鄉則二千五百下士矣每閭以一中
士爲閭胥一鄉則五百中士矣每族以一上士爲
族師一鄉則二百二十五上士矣黨正下大夫爲
之一鄉則二十五下大夫矣州長中大夫爲之一

鄉又五中大夫矣而鄉大夫則一鄉也合一鄉之官已有三千二百五十五人之多推之六鄉不過七萬五千家而官則有一萬九千餘六遂亦然準是而制祿吾恐服南畝之民其家將不衣不食悉以供職猶不足矣不知此鄉遂諸官皆有爵秩名位而無府史胥徒乃鄉遂之民差其等正其位職其教自治一鄉而無刑政之權者也其所爲比長閭胥族師皆就鄉民中擇其德行才能足兼五人二十五人百人者爲其秩以等之爲其田以處之

其所爲祿或兼二家或兼四家中士亦倍下士下士亦倍中士悉令自耕自給固不若在职之官上士下士食民間之賦稅也至黨正州長鄉大夫則已嘗爲大夫其家旣受田別有宅田官田以賦其祿所以設官雖多而無祿浮於賦之患也翰案鄉大夫職有鄉老二人柯氏雖據理爲言恐古法應卽如此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注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賈疏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卽

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
故言社不言稷也禮經會元周人祖以后稷而郊
祀之以配天非社事配地可比故封人謂王社壇
而不及稷以見尊祖重農之意破康成舊說亦自
有識

俞庭椿復古編謂封人封國造邑爲邦土之事以復
冬官吳澄三禮考注謂封人所掌與下文牧人充
人牛人皆祭祀壇壇牲牲之事合屬禮官舒芬周
禮定本並正之云芬按左傳宣十一年楚城沂使

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今職文有凡封國設其社稷
之壇壇封其四疆之說則是司徒之屬明矣又大
司徒有奉牛牲之文此官則有飾牛牲之說是與
下職牛人皆當爲司徒之屬無疑也夫牛之爲牲
莫大焉者充人牧人之設要亦重此也牛人旣屬
司徒則牧人充人亦當以類聯矣

鼓人教爲鼓而辯其聲用易祓總義以六鼓之聲用
攻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磬鼓專用於役事若靈
鼓用於社祭冥氏又用之以毆猛獸路鼓用於鬼

享大司馬又用之以教戰大僕又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鼗鼓惟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鼗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也聲用各有所主不可不辨鄭注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王應電翼傳雷靈二鼓如注說頗難解釋且製造攻擊並難施工愚謂古人制器必有濼象雷鼓取濼於天靈鼓取濼於地或擇其時日如鞞人冒鼓以啓蟄之日或用其數如廣長幾尺今無所攻不可強爲之說也晉鼓長六尺六寸

凡鼓短則聲疾而遠聞戰事貴武猛故以晉鼓鼓其進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王昭禹詳解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千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享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掌羽舞而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民事爲王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教皇舞注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
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案後鄭說爲優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先鄭
云牲純也後鄭謂牲體完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陰祀用黝牲毛之先鄭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
幽黑也後鄭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案犧牲
對言不得爲純色夏至祭地不得爲春夏故後鄭
易之黝卽黑也似亦無煩異讀陳祥道禮書大宗
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

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爲主不必皆騂陰祀以黝爲
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禋
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犁牛之
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
者說義極圓澈

凡外祭毀事用龙注故書毀爲甗龙作厖杜子春云
甗當爲毀厖當爲龙龙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候
禳毀除殃咎之屬案揚子法言先知篇甗陶天下
者其在和乎剛則甗柔則坯注甗破瓦又破甗也

瓢破卽是毀子雲奇字多本周官瓢義自古似不必改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先鄭
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
之牛也後鄭謂享獻也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
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
非一處職讀爲楸楸謂之杙可以繫牛案後鄭說
享牛求牛皆有經據唯改職爲楸似涉臆斷職人
蓋謂祭祀有職事之人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先鄭云互謂楅衡之屬後鄭
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案後鄭說是互字實象肉
格之形

充人展牲則告牲先鄭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
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後鄭謂展牲若今
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
告備近之先鄭言選方選不得告牲後鄭夕牲義
長王昭禹詳解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
官擇以爲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

巡牲之禮將用之則有卜牲之禮及夕則展牲及期則牽牲射牲割牲毛牲者宗伯贊王牲者大宰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告牲牲贊碩牲者充人分職聯事祭祀乃克舉也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注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賈疏引孝經緯援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滂泉宜種稻案緯文多言符瑞謬悠難信若此等實足與經相發明也王昭禹解物

地之法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其用草人物地以糞其種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陸佃禮象康成以家邑為大夫采地小都為卿采地大都為公采地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蓋有通灋焉雖卿或在疆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鄭樵六經輿論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夫取民十一中正之法故康成疑
爲田稅近輕遠重似非周公之制賈疏又謂近郊
役多故十一遠郊役少故二十而三甸稍縣都則
益遠故十二蓋以田稅言也不知經文旣曰凡任
地則是地而非田園廛漆林皆非田也安得謂之
田稅蓋園者雜貨所產廛者百貨所集先王抑末
之法以爲在國之園廛可輕故二十而一自郊以
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漆林之征其利厚則非二
十而五不可緣上文言任地言園廛則知下文所

云皆承上文園廛之文而非田稅明矣若周公田
稅而有十二之征又何怪後嗣之田賦稅畝哉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先鄭引孟子廛無夫里之
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民矣案孟子所謂
里布載師之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所謂夫布閭
師之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蓋載師任地使無曠
土閭師任民使無曠力故宅不毛民無職皆有罰
所以警游惰也文獻通考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

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爲經常之征
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

鄭注里布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賈
疏引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
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
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
罰以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旨輕重之差
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有其故何以假他輕
重乎案鄭於廛里訓里居此以二十五家說里歧

解非經意故答亦含混此里仍是里居非二十五
家之里也宅而毛則有絲枲之出其不毛者雖無
絲枲亦使出一廛之布以罰之布錢也若罰以二
十五家之布作布縷之布解則令實有不可矣文
獻通考民無職者一而已載師出夫家之征閭師
止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
後乃示罰之法也閭師承上文九職任民之後乃
常法也均之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法何也蓋古
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未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

別立法以抑之如關市譏而不征或征之譏者常法也征者所以抑之也閒民或出夫布或併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併出夫家之征所以抑之也朱子曰載師之職乃任地之法爲士大夫之有土者言宅不毛者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者爲其爲池沼也民無職事者又其家所養浮泛之人也舍本趨末故稅重以示罰閭師之職乃任民之法其無職者卽大宰九職中之閒民與小民游惰者異故稅亦從輕江慎修周禮疑義舉要宗此說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王應電翼傳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爲而不費者樹畜是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家靡不受田使知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勤蠶績比戶皆務樹畜不勤則有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厚生正德之意皆具其中矣載師以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殺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靳於禮也將愧之而使勸耳

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魏校沿革傳縣師主天下之兵賦不屬司馬而屬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屬於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司馬此權制也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先王所以防微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黃度說委積鄭注以為餘灋用非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如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豈餘灋用耶又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以餘灋用之穀不足以給而不出可乎遺人所

掌委積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耳

以恤民之難阨又以待羈旅注故書難阨作撞阨羈作寄杜子春云撞阨當為難扼寄當作羈案釋文撞音難又音謹故書多假借字謹其本音假作難字杜以今文讀釋之也

邱濟大學衍義補周禮司徒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臨時救濟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為嗣後移就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

家平時將國賦所餘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濟之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其將荒也先有以計之其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時所以遇裁而無患歟翰案耿壽昌之常平倉長孫平之義倉朱子之社倉皆本廩人遺人古法而交通之汲長孺之矯詔發倉范希文之興工佐食富鄭公之募兵安流則皆本司徒十二政而善師其意者矣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注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又云

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案土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亦作政字注亦訓爲所平之稅案地政不限於征鄭改政爲征止以稅爲言恐非也力政雖似專言力役之征然渾言之曰力政亦隱有惟正之共義似亦不宜改字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案豐卦初九雖旬无咎王弼注旬均也旬均之訓承用已久鄭鏐周禮解義旬作如字引左傳龍見而畢務火星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南至而畢及定之方中詩謂力役必在農隙之時旬用三日則一月九日一冬凡二十七日中午則一十八日無年則九日可備一說陳汲曰林勛本政書云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為聯歲輪一人祇役一月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則民無道路之苦官無交番之冗周官所謂五人為伍十人為聯

者大概如此若每人用之三日煩擾已甚

章俊卿羣書考索役法莫詳於周禮伍兩師軍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人此胥役也比周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司徒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族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行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行役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憫之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者矣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

三 七 鄉 嬖 館 補 校

教之賈疏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之也困學紀聞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又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守王之門外且蹕注門外中門之外困學紀聞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

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案門外中門之外與虎門不同李叔寶云路寢門畫虎以示威猶中門爲雉門畫雉以象文明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曰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

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注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案鄭注經本作隸從先鄭正字也前三注皆以義得兩通故兩從之然杜氏讀遊爲猶似甚迂曲

鄧元錫三禮編繹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爲一故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爲二故卑者溺於技高者蕩於虛此學之大辨也困學紀聞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

釋文夕桀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翰案賈疏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玩疏語意當作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鄭言句股故云與鄭異今疏本作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夕桀二字亦後人所加

鄭錡解義王者以天下爲一身己之德成於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故爲民設司諫猶師氏詔媿之意爲民設司救猶保氏諫惡之意也邱葵周官補亡凡人有仇隙在心相爲爭搆雖鼎鑊在前不顧也及禍患已成害深性命未嘗不隱自悔恨而歎旁人之不我救也先王燭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之使不至於此地忠厚之至也禮經會元曲禮記弗共戴天者人子復讎之心調人使避諸海外者國家和難之法翰案孟子論舜爲

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云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義出於此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郝敬完解殺人而義鄭注謂其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則殺之爲得其宜如其言則天下挾睚眦之怨皆得借父兄見辱而殺人矣王與之訂義曲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記所言復讎之義此經所言和難之法義實相備且其所和者由於過其所不讎者在於義非縱惡也

唐時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殺張審素素子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冤狀元宗殺之昧於周禮之義矣後韓愈作復讎狀以爲據禮經則義不同天考注令則殺人者死殺之與赦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是其所謂宜殺宜赦猶得周公以義斷讎之意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權許之也賈疏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方孝孺周禮辨疑極論不禁之非邵寶春容堂集通一

說云妾之於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必非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字者有奔而嫁者其說奔女爲妾甚有識但於不禁二字終未洽吾鄉朱廣文曾哲嘗說此經云奔者不禁當屬下句連讀罰之承上二事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有奔者而不禁之與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皆罰之最得經旨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賈疏緇以絲爲形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留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卽破爲色此純帛交祭義蠶事以爲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卽爲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色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純衣絲理不明故以絲理解之也案釋文純側其反集韻莊持

切緇或作純史記五帝本紀黃收純衣司馬貞索隱純讀曰緇皆本鄭讀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賈疏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不在勝國者彼謂周公未制禮之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翰案召伯巡行南國曾聽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其德愛其樹故有甘棠之詩但言聽訟不聞聽男女之訟也男女之訟自是行露詩其云雖速我訟豈定知聽訟於甘棠之下乎殊涉傳會而無理

劉敞七經小傳治謂正萬民交易之法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政謂平萬物輕重之價制謂制盜賊姦偽之民量謂執五量以定穀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禁謂壞法亂俗之物不償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八事者司市之大經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債注債賈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釋文成賈音嫁注下不音者皆同聶氏及沈氏成賈定賈奠物賈其賈平大賈小賈賈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音賈餘音古案賈直之賈商賈

之賈並作賈陸音極分明今本注定價作定價後人以今文改之非唐時舊本

司市大市日昃而市又有朝市夕市與易繫辭日中爲市不同者蓋就日中之市而變通之不言日中者仍以日中爲主也

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泣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注故書泣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爲泣泣視也元謂思當爲

司字聲之誤也案思次介次皆市亭名思亦若岑
恩取覆思之義先鄭以思爲辭與下介次不類後
鄭改思爲司亦無所據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
地之敘注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
者也元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之入及有遺
忘案辭辟文以相似而誤後鄭以辟法爲訓甚當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
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內

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郎兆玉古周禮貨賄自內
出者山市而達之門及關自外入者由關而通之
門及市與司關相聯

其附于刑者歸于市注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
附釋文柎方符反沈音附案說文解字柎闌足也
玉篇柎花萼足也凡草木房謂之柎儀禮士冠禮
素積白履以魁柎之注以魁蛤灰注其上使色白
也柎字本有附注之義故古文假借作附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釐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一帑命夫過市罰一革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魏校沿革傳市者言利之地國君遊觀於市則市人何誅焉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罰幕帑蓋帷蓋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罰所加故以禮示罰不敢斥言王故舉國君爲說

王應電周禮傳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疑者蓋習見莽歆安石之流浚民禍世之酷而不知周公所以開富教之源以正人心而厚禮俗蓋以是

爲根柢也自市政廢而貨之無當於民用者居其大半其作之也以時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也以百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也滋淫侈是敗民德也自山澤不掌於官然後愚民妄取而竭用之盜竊公行而有司不問而物生之源隘矣况商賈籠難致之貨豪民擅山澤之利有司因以此鬻法胥吏因以此作奸工非淫巧而不贏農遇豐穰而常餒俗益偷而財日匱皆職此之由周官之立市政也聯關門以譏百物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無

靡者使微所以消游惰備天裁厚民俗者至矣而
且治質劑辨名實以息詐僞以防黠媢皆所以教
民養民而上一無所利之也故於門征商之賦則
不征其廛於關市征賈之廛則不征其貨而關門
之財則以養死政之老孤布之征布則以斂不售
之貨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上果何所利於其間哉
質人壹其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
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元謂淳尸盥之淳案釋文
淳尸劉反純反集韻淳主尹切音準布帛廣幅也

與純通劉昌宗專取鄭音集韻則取子春音義矣
廛人掌斂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
注鄭司農云歛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
僦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元謂總讀如租總之總
穗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案先鄭以歛爲列
肆之稅與下廛布義複攷說文解字歛續所緝歛
布當是布縷之稅杜以總爲僦而訓爲無肆立持
似從曲禮毋僦言之僦生義未免迂曲鄭讀如穗
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證以禹貢納總實有經據

但銓衡添設似當單指粟米斗斛之稅也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故書滯或作屨
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貨物沈滯於
屨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
也屨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
也孟子市屨而不征法而不屨則天下之商皆悅
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
也故曰屨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屨而不售者
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屨元謂滯讀如沈

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屨久則將瘦
懼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抒民事而官不
失實案後鄭說珍異及入於府最切當故書屨字
內蘊有滯意先鄭卽此屨字與孟子屨而不征法
而不屨兩屨字會通似不必改字爲滯也

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債隱者而誅罰之注引鄭司農
云債賣也賈師凡國之賣債注債買也故書賣爲
買注於兩處字義訓釋畫一今俗稱賣買者殆出
於此

司疏掌憲布之禁令卽司市之禁疏司稽掌執市之盜賊卽司市之去盜二官專其職司市董其事也胥令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不正者賈疏習是習學之習襲是掩襲之襲故從襲案習襲皆以因重爲義故書襲爲習假借字杜定爲襲而訓爲掩捕恐人誤以習學爲解也

肆長斂其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僂案厘人總布杜子春亦讀總爲僂後鄭易讀爲總此復從杜而

引之殊嫌歧解

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注李奇曰圓謂錢也圓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天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圜法謂均而通也案爾雅有九府之名則醫無閭之珣珣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多珠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與其五穀魚鹽也此謂財物所藏如府與十藪八陵爲類非

立官府以掌之顏監據周官言九府爲得其實然
李說亦未全非也以漢志說圜法云黃金方寸而
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
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
布束於帛圜法以錢圜爲主刀與泉皆錢也黃金
布帛皆以此乘除之則周官泉府實掌圜法故以
泉名官其八府各司出入而金玉幣亦準圜法以
通之可知周公之官禮固揆乎太公之法也困學
杞聞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

品章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
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自古而然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買之物楮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注故
書滯爲痺杜子春云痺當爲滯案痺字不誤左傳
襄十九年荀偃痺疽杜預注痺疽惡創漢書嚴助
傳南方暑溼近夏痺熱注師古曰痺黃病史記倉
公傳風痺客胥難於大小洩溺赤張守節正義痺
音單旱也胥勝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勝胱也

漢書藝文志痺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痺黃病
蓋人緣暑溼風熱每得痺病貨物積久而受地溼
之氣或爲暑風蒸鬱熱從內生必致霧敗猶人之
黃病者然痺義自深似無煩改爲滯也又各從其
抵注引鄭司農云抵故賈也元謂抵實抵字抵本
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也案抵亦宜如字讀抵猶
當也史記高祖本紀傷人及盜抵罪注謂各當其
罪漢書武帝紀作角抵戲注兩兩相當皆是以抵
爲當各從其抵謂以此物抵彼物使相當也今俗

官府有交抵市肆有舖抵古之遺言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劉彝中義吉
事不廢業故旬日可償喪紀廢業寬至三月者容
其葬後徐措備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先
鄭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
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
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後鄭謂以其於國
服事之稅爲息於國事受園廛而貸萬泉者則其

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案先鄭說迂曲後鄭準載師服事於國之稅爲息又引王莽貸民治產爲證實非經旨陳傅良辨注之誤而以爲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雖較近理要未離乎康成之見也王應電翼傳通一說云息保息之息使民爲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生息之也頗與情理爲近

文獻通考經制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

足怪者自漢以來亦復如是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爲便間有以周官之法行之者不旋踵且以厲民而階禍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儒見其効如是於是疑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雖麟趾之意則不可行愚俱以爲不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中主亦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

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雖諸侯與卿大夫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與民則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委之百官

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載更代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疲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以周官之法行之則政煩而事必擾民必病教養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撓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又云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灋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不可得而天下

罵然幾致大亂左氏傳言鄭譏子皮以子展之命
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
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飢人齊陳氏以家量貸
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
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
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貧者願
貸貸與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
而并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
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而兩

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未嘗見
其有熙寧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
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君分土而治
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
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
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
也蓋累世之私土子民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
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
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

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管謂籥也鍵謂牡也賈疏先鄭讀鍵爲蹇者欲取蹇澀之意案先鄭云鍵謂牡則蹇只取其音耳非以蹇澀爲義郝敬定解晨啓則授管昏閉則授鍵論語晨門司門所屬序官所謂每門下士二人也國語關尹司關之長序官所謂上士二人也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正讀爲征困學紀聞正者禁其淫侈而歸於正也注讀爲征恐非

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先鄭引孟子關幾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賈疏彼正法不征商旅則有說此經有故不征亦所以說民故取一邊爲證也案疏說欠明暢蓋關之設本以譏察出入而龍斷之徒私挾負販商多則病農設之征所以抑末也孟子謂征商自賤丈夫始卽指中古之法非商本無征也關有幾亦有征於凶札則第幾而不征此變通之微權惠政寓焉戰國時關之征無問凶札歲以爲常且有借關之名

而橫征者故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而論仁之五又曰關譏而不征此爲救時之策猶漢高約法三章之意孟子又言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無征文王當紂之時王室如燬天下憔悴於虐政故於關市盡去其征亦救時之策然也然則官禮所言爲正法孟子所言乃法外之仁也

掌節以英蕩輔之注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困學紀聞英蕩者英刻書

也蕩竹箭也刻書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其遺制案王說蕩竹箭也本釋文所引干寶注葉時禮經會元英蕩者刻玉之竹衡亦同此說王昭禹詳解英玉也詩云尙之以瓊英乎而英蕩大竹見禹貢宜從竹謂節以玉與竹也其說又異

陳祥道禮書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

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者誤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虎節人節龍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

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使節而貨賄之事不與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爲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爲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信於道路者也謂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

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圭七寸琬圭玟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仗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節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其

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掌節凡通達道路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陳傅良說周官凡往來必有節是以其時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皆士著周衰國自爲政任民所之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能行於外服矣漢文帝時盡去關禁當時矯僞者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乃知先王納民於軌其制善也

目耕帖卷二十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三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
以士宜教阡稼穡以興勸利阡以時器勸阡以彊
予任阡注變民言阡異外內也阡猶懵懵無知貌
也王志常刪翼愚按六遂所教者農也故變民言
阡阡從田從亡蓋民以田為生無田則亡矣故惟
三代之主為有民後世據阡之上而得為君皆幸

也翰案說文解字疇田民也詩衛風氓之蚩蚩唐石經注疏並作疇疇與氓同趙宦光說文長箋以氓爲民疇爲民田分爲二非是楊慎經說氓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引周禮新疇之治注新徙來者爲證案民從亡者言民易散難聚非專屬新徙之民而言周禮注新徙來者釋新義非釋疇義遂人之安疇教疇疇皆民非皆他國新徙者孟子願受一廛而爲氓天下皆悅而願爲之氓矣皆言民蓋疇從田爲義氓從民爲義也

以土均平政注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案政當如字訓政謂農田之政也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又云元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者皆所以饒遠也案孟子百畝之田不言萊又餘夫二十五畝皆與此不合蓋孟

子只言受田之正數休而不耕之萊不在正數之內故不計也且考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則以遂人田百畷萊五十畷三分而二之止百畷也中地食者半以遂人田百畷萊百畷兩分之亦百畷也下地食者參之一以遂人田百畷萊二百畷三分而一之亦止百畷也以食計之周官孟子所言詳略不同其實則一餘夫亦如之劉敞七經小傳謂如之如其萊也引孟子餘夫二十五畝名物考所謂如之者言上地田二十五畷萊半之得十二

畷半中地二十五畷萊亦二十五畷下地二十五畷萊五十畷蓋孟子所言餘夫二十五畝古之定制遂人以萊加之明厚疇之政也

鄧元錫三禮編繹遂人治野卽小司徒井牧田野之灋詳之六遂地平曠可井也遂溝洫澮以通水於川自高而趣下徑畛涂道路以通道於國由小而大黃度說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遂人獨言十夫有溝者何也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實九夫而兼溝計有十夫之地故云

十夫也陳汲說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鄭樵六經奧論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同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

於鄉遂及公邑尋攷鄭意以二處不同故爲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爲異說分制田而爲二但講求周禮未精耳今畫爲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則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

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困學紀聞禹盡力乎溝洫濬畝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于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者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惟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禹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故溝洫之成息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

日之積

遂師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爲比鄭
司農云比讀爲庀庀具也案委積掌於遺人遂師
第比考之比當讀如字下比敘其事先鄭亦謂比
讀爲庀案比敘義順亦當如字讀

及窆抱磨注鄭司農云抱磨下車也元謂磨者適歷
執綽者名也賈疏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綽之上
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也因學紀
聞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

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郝敬完解抱磨謂
封塋用甄磨礮使平抱親執也說亦近理

遂大夫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注四達者治民之事郝敬完解四達自遂大夫達
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鄫長鄫長達里宰里宰
已下無爵故止言四

遂人以興耒利毗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皆引鄭
大夫讀耒爲藉杜子春讀耒爲助而里宰注足成
其義云耒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北合

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賈疏漢時在街置室檢
彈一里之民困學紀聞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
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
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衛誤矣漢食
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
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
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
謂耒者歟楊慎丹鉛總錄引此以爲漢名街彈今
申明亭也翰案說文解字耒股人七十而耒耒藉

稅也張揖博雅耒稅也洪武正韻耒商時之稅今
通作助鄭大夫讀藉杜子春讀助皆取助者藉也
之義陳友仁總論云孟子八家同養公田卽里宰
合耦于耒之義然非止一井蓋合百家之衆共耕
十千畝之田詩所謂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也似較
舊說爲勝鄭注旅師耒粟亦以助作一井之稅爲
說此止因耒生義爾

鄰長掌相糾相愛魏校沿革傳鄉遂羣吏漢散爲亭
長三老嗇夫尙以教導爲務古制時見一班至唐

迹人疏主迹知禽獸之處困學紀聞迹人春秋末宋
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
介麋焉魏校周禮沿革傳主知禽獸之處田獵則
用之爲耳目其兵法之有嚮導乎

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
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
淡也賈疏以當時有人採者嘗知鹹淡知有金玉
故以時事言之也案淮南子地形訓白水宜玉黑
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

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地鏡圖
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或云山有薤下有
金又云山有蔥下有銀銀之氣入夜正白流精在
地其精變爲白雄雞又云草青莖赤其下多鉛鉛
錫之精爲老婦又云二月中草木生光下垂者有
玉玉之精如美女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湯泉多作
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黃山是硃砂泉
春時水卽微紅可煮茗長安驪山是礪石泉不甚
作氣也硃砂泉雖紅而不熱當是雄黃爾有砥石

處亦有湯泉浴之有毒此皆古形色之類若嘗知鹹淡淮南子汜論訓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宋彥山行雜記西湖水每合計重三兩山間井水每合重二兩八錢五分湖水澹微甘山間水則甘而冽耳田藝衡煮泉小品有黃金處水必清有明珠處水必媚有子鮒處水必腥腐有蛟龍處水必洞黑以此推之應是綠水味而知之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案經言山澤之農三農中除平地之農不徵角羽之屬歲有定額徵物若干卽當邦賦若干非邦賦外更有此徵也

羽人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注審搏縛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縶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此爾雅釋器文郭璞注別羽數多少之名邢昺疏鄭意以爲箴與審縛與搏縶與縛名數聲音皆相近

也一羽不合有名爾雅一羽則有名疑一羽當十羽也郭意以爲凡物無不從一爲始以爾雅不失周官未爲得也案周禮周代之書爾雅多參用三代之制故時有不同箴卽鍼羽形似之故爲一羽之名鄭以箴當審鄭實失之非爾雅失之也

掌葛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案故書作授是也杜改爲受者以角人云以度量受之掌染草掌炭並云以權量受之意此亦當爲受但角人云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掌染草云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掌炭云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唯共用待頒故言受掌葛以權度授之下無文則授之謂以權度授之山澤取材之農非掌葛受之矣

掌染草注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蒨之屬序官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賈疏二注不同者染草旣多言不可盡故互文略見耳又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於茅蒐則引爾雅茹蘆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紫蒨則引爾雅云藐苳草

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苾芘廣雅云卽此紫蒟也
於橐蘆豕首云橐蘆者爾雅無文豕首者爾雅云
蒟莝豕首郭注云本草曰兔盧一名蟾蜍蘭今江
東呼豨首可以燭蠶蛹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
何色則此橐蘆豕首未審鄭之所據也橐蘆疑
漏蘆廣雅釋草云飛廉漏蘆也李時珍本草綱目
本經作漏蘆釋名凡物黑色謂之盧此草秋後卽
黑異於衆草則橐蘆染黑之草又天名精釋名蟾
蛤蘭豨葵藍蚵蚶草豕首豨廬等異名又言狀如

藍則豕首亦染青之草也鄭氏兩注獨不及黃橐
說文解字蒟草可以染黃漢書輿服志諸侯黼綬
晉灼曰黼草出瑯琊似艾可染黃因以名綬名醫
別錄蓋草生青衣川谷間九月十月採之可以染
作金色李時珍謂蒟蓋蓋是一草又據蘇恭唐杏
草說蓋草俗名葦蓐草遂以爾雅葦王芻亦卽此
草解云綠色可以染黃故曰黃曰綠也蒟蓋乃北
人呼綠字音轉也古者貢草入染人故謂之王芻
此草宜補入注疏

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母燒灰母暴布可與掌染草掌炭二職相表裏

掌茶掌以時聚茶注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茵著用茶案夏小正四月取茶傳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七月灌茶傳灌聚也茶藿葦之秀也爲蔣褚之也藿未秀爲茨葦未秀爲蘆然則茶亦給薦蔣之用不止喪事共之

鼈人掌取互物狸物狸物所以共飲食故與籩人鼈人同列於冢宰掌蜃掌斂互物蜃物蜃物所以共器用故與掌炭掌茶並隸於司徒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收百獸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賈疏案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爲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王志長刪翼牧百獸以共喪祭賓客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鄭氏以後世掖庭備畜之事說經不幾導人主以禽荒之覆轍與葉時禮經會元

游觀之事天理之所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循理而不流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情而不返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王昭禹詳解載師以場圃任園以國之場圃場人所掌民之場圃閭師所任王志長刪翼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則場人掌圃耳非掌場也而命官曰場人者蓋春夏場人樹藝果蓏既盡地力矣季秋則築爲場以授農夫使納

稼焉故不曰圃人而曰場人所以重穀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案天官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此匪讀爲分從先鄭之義攷古文匪字假借者二此假作分詩有匪君子又假作斐

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春人春之王氏新義接者繼續之義言春而又春卽說文所謂米一斛春八斗爲糗復從糗

目耕帖
卷三
一斛春九斗爲鑿也如字訓釋較舊說改字爲勝
舍人掌米粟之出人辨其物注九穀六米別爲書賈
疏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
小豆小麥無米案注疏說皆以臆言之耳粟卽是
粱粟去皮則米也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自
分明米豈統於九穀乎以米渾於九穀而不能指
言之乃創爲九穀六米之說而疏附和之大豆稱
米實未之聞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賈疏案

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稷卽種粟是
五穀之長案李時珍本草綱目粱者良也穀之良
者也或云種出自梁州或云粱米性涼故得粱名
皆名執已見也粱卽粟也考之周禮九穀六穀之
名有粱無粟則知矣自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
爲粱細而毛短者爲粟今則通呼爲粟而粱之名
反隱矣今世俗取粟中之大穗長芒粗粒而有紅
毛白毛黃毛之品者卽粱也黃白青赤亦隨色命
名耳郭義恭廣志有解粱白粱遼東赤粱之名乃

因地命名也

序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經文闕王應電班祿說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考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

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夫國君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以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於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爲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於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惟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三公之爵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

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蓋半於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以之爲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頒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蓋爵尊於侯國之士則祿亦當加厚掌客士視諸侯之卿禮亦其證也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爲母

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永爲常業亦已足矣必入於司祿而復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於官而給之所謂家稍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稍之匪頒治田稍縣鄙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爲優厚君子之道而其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於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

也案此說分明貫串可補經闕惟說孟子三等之國以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爲實封與賈疏食在天子不合且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從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兼閒田附庸言之與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又不合由未熟思孟子總以百畝代耕積累而上至卿卿祿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君皆十之祿皆從其國出乃所謂實封也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注斂灋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朱子語類鄉遂雖用貢灋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則亦未嘗拘也案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引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爲證可知夏先王之貢其斂灋亦必視年之上下龍子所謂較數歲之中以爲常者乃戰國之君託貢名而行之者爾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齋盛之米注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簠簋之實陳祥道禮書楚語天子親

春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舂其粢
穀梁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蓋祭祀貴於出力以
致養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舂盛固所以自盡也
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則舂盛之禮蓋亦如此然後
舂人卒其事以共之王昭禹周禮詳解賓客共其
牢禮蓋以共饌人簋籩之實牢禮之米多矣知其
共簋籩之實者以車米管米自舍人共之故也

饌人序官作饌人注鄭司農云饌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饌爨故書饌作饌今經文作饌

人與序官作饌異者一從先鄭一從古文也

橐人先鄭云橐讀爲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後鄭云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尙書之屬諸直
上者案橐當如字讀謂文草也史記屈原傳屬草
橐未定漢書孔光傳削草注已繕寫輒削壞其橐
正留治文書之義

掌參祭祀之犬注養犬豕曰參不於饌人言共至尊
雖其潘瀾爓餘不可褻也郝敬周禮完解祭祀之
犬掌之秋官犬人臨祭養於橐人牛馬羊皆入於

充人犬獨入於藁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糝

鄧元錫三禮編繹春於人爲仁吉禮所以仁鬼神凶禮所以仁死喪賓禮所以仁諸侯軍禮仁邦國而同之也嘉禮仁萬民而親之也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王與之訂義引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臯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專事神之禮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所謂

五禮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伏羲之時易道旣彰禮事彌著古史攷云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則嘉禮始於伏羲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熊氏曰卽神農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史記云黃帝戰涿鹿則有軍禮易繫辭黃帝九事章則有凶禮論語撰考云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是賓禮也自伏羲至黃帝吉凶軍賓嘉五禮始具

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

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含元氣以
斗布常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
帝又名大一帝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五帝
蒼帝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
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
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唐書禮志高宗
時蕭子儒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
令及禮用鄭元六天說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
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旻爲

天而以昊天上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
五帝唐家祀圜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
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於壇北辰斗列第
二垓與緯書駁異史記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
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
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
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于四郊
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皆天也經稱
郊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爲一元析而二之曰圜丘

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元說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猶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旣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案康成以緯注經往往乖舛此議駁斥明晰大有功於禮制

羅泌路史餘論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上帝果不同歟天者元氣之總稱而帝者德之見乎外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因其

氣之灝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
木金上之帝居於五方位而迭王者則謂之五帝
至於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
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蓋昊天統五精
而運化五帝佐昊天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
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
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又云圜丘貴祀方澤貴
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圜方南北其判然矣父天
圜丘母地方澤此其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

陰此則地不同也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此則配不
同也圜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
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
名不同也郊以駢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圜
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
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圜鍾爲宮
冬至於地上圜丘奏之函鍾爲宮夏至於澤中方
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亦北面君南
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

祭豈盡敬之道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
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其方各
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閏歲爲禮而重合之於明
堂可也圓丘方澤不可合也周章成據朱子古時
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禮
以爲分祭之說義長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故書柴或爲賓賈疏
賓柴無義案說文賓所敬也書堯典寅賓出口孔
傳寅導也義皆可通

困學紀聞凡祭日月之禮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
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
四類亦如之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夏至
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又祭日月令祈來年于天
宗四也前二祭日月分祭後二祭合祭也楊復儀
禮圖典瑞朝日注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法
幽宗祭星也此祭日月星辰之正禮也郊特牲大
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因郊觀禮拜日于東門外

禮月于北門外則因觀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則因
蜡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
乎禋之則因禋皆因事而祭也

以標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先鄭云司中三能三
階也司命文昌宮星觀師箕也兩師畢也後鄭謂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賈
疏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
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
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

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
司中司命故兩載之翰案經言司中司命當兼三
台文昌言先鄭於司中取三能於司命取文昌後
鄭又主文昌宮第五第四星又引或說中能上能
意蓋兩取之也又案天府職若祭天之司民司祿
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注司民軒轅角也司
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台也此說司祿亦兼文昌
三台而宗伯言司中司命天府言司民司中互文
見義可知標燎之祀以司中司命舉其凡也王志

長刪翼按明齋王氏謂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壽
天名義甚正司中無攷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
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自主天子文德不當與此
混也可備一義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豕沈祭山林川澤以騶
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祀作禋醜作罷鄭司農云
禋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
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
風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

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
之子曰重爲勾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修及
熙爲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
食於火土又曰鬮鬮牲胸也鬮而磔之謂磔攘及
蜡祭案禋祀罷醜皆古今字陳祥道禮書五祀見
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
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
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
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蔚宗高堂隆

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
五祀則用左傳家語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
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
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方侍西方則五祀固非四方
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
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
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
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爲五祀則五
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

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
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
霤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
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文事有所本制度有
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
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
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
偶陰也故祀於秋西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
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然則行神

亦特較之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攷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之祭於廟可知也會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醑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肴醑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也楊慎丹鉛總錄禮

記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之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胡宏皇王大紀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用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

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日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乙以求神仙天神貴者曰太乙太乙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形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注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陳傅良說祠禴嘗烝王四時祭祖廟之禮肆獻裸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注謂六箇祭名

非是陳龍標周禮精華廟祭始獻有裸烝禮既灌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饋食禮宗伯以肆獻裸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明禘禘與時祭皆然康成以肆獻裸爲禘饋食爲禘誤矣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王與之訂義諸侯有人民社稷若空其一方同時畢集猝有昆夷獫狁之難孰從而禦之或不能朝於春可宗於夏不能覲於秋可

遇於冬但六年之內必以次來王耳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鍔解義春秋傳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特示公卿之別爾如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則大夫亦饗也湛露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八命作收九命作伯陸佃禮象內屈於二伯故稱收外伸於諸侯故稱伯

公執桓圭朱申句解桓象其強直有立也王昭禹詳

解在朝爲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射人職云

三公執璧在外爲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故大

宗伯云公執桓圭

呂祖謙東萊博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執鴈魯于是乎始尙羔春秋稱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見晉師始知之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侯之國不能備著如此蓋由東遷後曠不嶽狩故禮久不講耳陳祥道禮書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圭漢曹參始封執

帛後遷執圭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
帝教以執璧則贊禮至漢魏大略尙存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
防之郝敬完解陰靜無陽則消天陽也故以天產
養陰然陰盛則淫聖人制禮以中防陽作之過也
陽動無陰則散地陰也故以地產養陽然陽盛則
驕聖人制樂以和防陰作之過也至陽赫赫非陰
不斂禮主於退以陰節陽虛其盈而爲中至陰肅
肅非陽不暢樂主於進以陽導陰宜其滯而爲和

中和不偏禮樂之謂也鄧元錫三禮編繹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鬼神萬民百物陰陽而已陰
陽者天地之氣中和者陰陽之德禮樂者中和之
用天產陽以劑陰也中禮防之則不偏於陽矣地
產陰以劑陽也和樂防之則不偏於陰矣所作者
陰陽之氣而德卽在焉故云陰德陽德也蓋陰陽
互爲其根而交相爲用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也二
說深湛較兩鄭舊說於理尤洽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易被總義儻以接賓何以復謂

之相司儀職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知相卽
儻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
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陳祥道禮書旅
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如荆
岐旣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水災耳推此凡
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攷之於禮天子所次
之位則張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至有邸所
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

樂器抵賸之厥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
祭也言存則非卽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厥樂而不
鼓非以其凶災也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
大小而旅亦隨而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事天之
禮爲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
望山川則所次不以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
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故書
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

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卽立賈疏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案或以爲石經春秋非也洪适隸續載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皆公羊傳辭無春秋正經王安石新義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不死其親之意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先鄭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秩之後鄭易爲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爲

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案先鄭說四望恍惚且大司徒旅上帝及四望又解以日月星海皆率臆爲言後鄭易之是也賈疏引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虔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沿先鄭爲說不與後鄭同王氏新義五嶽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

辨廟祧之昭穆注父曰昭子曰穆朱子語類或問昭

穆之次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當在公宮之東南其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一昭二穆以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位而一遷其遷也新主附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

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旣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
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
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
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也若武王
謂文王爲穆考成王謂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
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邗晉應
韓爲武之穆則雖至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
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
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當以左爲尊右爲卑矣今

乃以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右反
爲尊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
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
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
一世自爲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
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
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
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
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

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廟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韋元成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

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皆具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

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小司徒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陳傅良解堯典詩序皆言九族而周禮儀禮

禮記特言三族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而九族見矣薛衡謂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也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注果讀爲裸賈疏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案諸文作裸今文字此作果古文假借字蓋古文字少裸媠裸羸皆用果字孟子二女果果與媠通廣韻果赤體也果與裸通左思魏都賦風俗以壑果爲媠注引方言曰媠勇也果與媠通龜人東龜曰果屬果與羸通並此果作裸凡五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注軍將有事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元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賈疏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以爲與義不然故鄭合一事解之也案軍祭兩事後鄭優洽若大甸注甸讀曰田賈疏甸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取兩兼案獵在甸地爲甸猶畜在牧地爲牧義亦可通不必改字也

以秬鬯泚注杜子春讀泚爲泚以秬鬯浴尸釋文泚亡婢反杜音泚亡恐反李亡辨反集韻泚美隕切音閔又彌充切音緬並取子春音義案說文解字泚飲也似浴尸以秬鬯浴尸口似飲然

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注鄭大夫讀窆皆爲穿杜子春讀窆爲窆皆謂葬穿墳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窆聲如腐脆之臍釋文脆之脆七歲反舊作臍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臍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臍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

有脍音卒脍者牛羊脂臄者更易破恐字之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脍已下皆非鄭義翰案鄭以穿曠訓囊脆止取其音兩脆字皆當作脆肆儀爲位注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爲肆義當爲儀若今時肆司徒府也釋文肆以志反習也沈音四李似二反案陸氏初音釋肆字肆習其義故書初不誤也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注故書所爲幾杜子春讀幾爲所珥爲餌元謂所當爲進禴之禴珥

當爲珥禴珥者釁禮之事夏官小子掌珥於社稷所於五祀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珥讀爲珥所讀爲刂刂珥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刂羽牲曰珥珥刂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所或作畿秋官士師職凡刂珥則奉大牲此刂珥正字與案兩經所珥注皆以釁禮釋之而所字一讀禴一爲刂未免歧解小子注據士師職以刂珥爲正字或當有所本似三處均應作刂珥以昭畫一也王與之訂義珥當爲珥如小

祝所謂弭災兵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釁事也
亦可備一說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貉師祭也釋文
貉莫駕反鄭音陌爾雅釋天是禴是禡師祭也邢
昺疏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貉字古今之異也陳氏
曰表貉之祭其神蚩尤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
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

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先鄭云鬱草名十葉爲
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

若蘭賈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
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案疏引王度記是逸禮
先鄭十葉爲貫云云亦當是古逸禮之文蘇頌木
草圖經鬱鬯乃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乃遠
方鬱人所貢故謂之鬱鬱今鬱林郡也趙古則六
書本義鬯字象米在器中以匕扱之之意鬱字从
酉奉缶置於凡上鬯有分飾五體之意鬱乃取花
葉築酒之名非指地言地乃因此草得名耳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

嘏聲之誤也賈疏案郊特牲云舉尊角詔受尸其
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灋唯有受嘏時受王卒
爵飲之禮故破尊爲受福之嘏翰案尊嘏並古雅
反聲固一也但經文作尊自不得破爲嘏且郊特
牲受尊與此同可以互考賈乃以時無鬱人量人
受爵飲之灋阿附鄭注非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詩大雅江
漢篇秬鬯一卣毛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
鬯孔穎達正義黑黍之酒白名鬯不待和鬱也鬯

人掌秬鬯鬱人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
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
名以黑黍秬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
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秬鬯者案孔氏辨
正毛傳甚詳然書洛誥正義云以黑黍爲酒煮鬱
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鬯謂之秬鬯正復與
毛說同然則鬱鬯固有區分而已和鬱之鬯亦可
通名秬鬯歟

禋門用瓢齋注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

春讀齋爲棗瓢謂瓢蠡也棗盛也元謂齋讀爲齊
取其甘瓢割去柅以齊爲尊案爾雅釋樂大鍾謂
之鏞其中謂之剽邢昺疏不大不小者名剽又蒼
頡篇剽截也當兼兩義如字訓之盞从皿亦器也
剽盞謂截木如鐘形以爲盞而用之也器用陶匏
祭天尚質非榮門所宜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祿事用概凡鬮事用散
注祿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爲謨杜子春云謨
當爲蜃書亦或作蜃蜃水中氣也鄭司農云脩謨

概散皆器名元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
屬賈疏鄭破祿爲埋者若祿則用鬱當用彝尊不
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祿從埋也埋謂山林則山
川用蜃者大山川案鄭改經文以祿爲埋脩爲卣
疏曲解之以埋與下山川復而以山川爲大山川
又以脩字於尊義無取皆涉附和盞崇義三禮圖
蜃尊概尊散尊阮氏圖並不載此尊名作雖殊以
義例皆容五升漆赤中此亦以意言之非有所據

也蓋脩謨概散皆如字謂治此尊彝之形製與上
剝齋同義脩有治義取其精也謨有慮義取其深
也概有量義取其平也散有放義取其疏也

鬯人共其鬯鬯注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
云鬯讀爲徽雞人凡祭祀面禳鬯共其雞牲注鬯
鬯廟之屬鬯廟以羊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面禳
四面禳也鬯讀爲徽天府上春鬯寶鎮及寶器注
鬯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鬯讀爲徽或曰鬯
鼓之鬯案鬯尸鬯廟鬯器後鄭依經文訓釋爲是

先鄭皆讀爲徽取飾爲義而於鬯寶鎮寶器自知
於義未安乃通鬯鼓一義抑知凡經中鬯字皆無
煩改讀也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先鄭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
之故曰介後鄭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玉尊介爲執
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案先鄭說介字無經據後鄭
得之

舒芬周禮定本王次點氏以雞人屬司空愚謂呼且
告時禳鬯之禮則無妨於禮典也鄧元錫三禮編

釋鬱人鬯人之後次雞人何也鬱鬯作陽德雞人作陰德禮道然也

司尊彝春祀夏禴祿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又秋嘗冬烝祿用斝彝黃彝皆有舟追享朝享祿用虎彝雌彝皆有舟鄭司農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斝讀爲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雌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後鄭謂黃目以黃金爲日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日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

於外夫謂雞萬屬印鼻而長尾案陳祥道禮書據春秋傳燕人以斝賂齊謂斝亦有耳以黃目例斝耳所見極有理陳氏又謂雞東方之物爲仁鳥南方之物爲禮虎爲義獸雌爲智獸案賈誼新書胎又雉事篇引青史氏之記曰雞東方之牲也山海經易山郭璞注雌似猴而大黃黑色尾末有歧雨則縣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故謂之智獸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又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又其朝踐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注朝踐謂薦
血腥酌醴欲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
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
食三醕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
尸又獻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
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
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
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
二裸爲奠而尸飲七矣王所以獻諸臣又祭統曰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
王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
受舉竿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
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又云踐
故書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王安石新義朝踐
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
食也朝獻而朝踐以籩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
曰獻饋獻卽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
曰饋說義明簡

先鄭說獻尊象尊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釋文兩獻本或作戲注作犧同素何反案詩商頌犧尊將將毛萇傳犧尊有沙飾正義謂與司農云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又引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又引王肅說太和中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又引肅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南史劉杳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

約云鄭元答張邈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頤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又宣和博古圖犧尊二皆有蓋以口爲流四足無銘並全生象之形而鑿背爲尊象尊有蓋四足有提梁無銘全作象形閒昔爲尊又章如愚羣書考索陸佃云舊傳

象尊或為象載或以其齒飾之亦或空其腹以為尊蓋古者制尊樣制不一要之曰不失為象填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制作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此數說又為形如牛之確證阮圖雖小異大旨則同要足訂謂有沙羽飾畫為鳳皇形者之誤矣陳祥道禮書先王制器尚象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春祠夏禴彝用雞鳥尊以犧尊以雞鳥均羽物犧尊皆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用耳目

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

謂尊耳黃目

著壺均無足故

也追享朝享彝以虎雉尊以山火以虎雉均毛物山火均瓦器故也翰案壺尊有足當是緣尊以壺為口取諸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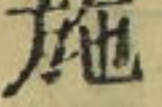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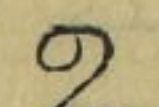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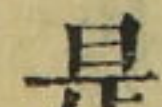
羣書考索爾雅曰著尊略尊也禮樂論曰秋獻用之者麗於下而將以歸根也秋冬者陰也氣象靜物尊亦用靜物受五斗漆赤中著地無足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寸又云壺尊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為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三寸

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
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
徑九寸又云太尊太古之瓦尊也受五斗口圓徑
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
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
厚寸又云山尊受五斗口圓徑九寸脰高三寸空
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

宣和博古圖著尊二皆無銘脰間皆作夔龍蟠屈之
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底著地無足壺尊二皆

無銘二器肩腹並設雲雷之飾此周尊也又有饗
饗大尊饗饗著尊似非舊制通記輯略謂壺尊蓋
以壺爲尊昆吾氏之尊也據此則其制又古矣
羣書考索司尊彝云雞彝烏彝皆有舟其舟外漆朱
中槃口圓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半寸槃下刻刹
二等而漸大圓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
大二寸六彝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畫
其類以飾之宣和博古圖敦足舟兩耳無銘上圓
下方耳作螭首垂花舟兩耳無銘以牛首爲耳腹

間飾以虺紋其下垂花

周祈名義考說文壘龜目酒尊似壺容一斛刻作雲雷象施不窮也按雲古文作雷古文作壘刻之文象施不窮也古器存者文尙可見謂壘作阿香狀連鼓形者蓋俗說也肉處有迴環文猶是之遺意而知者鮮矣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後鄭易謂追享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謂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引春秋

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恭讀

欽定

周官義疏案追享朝享先鄭以爲禘祫是也大禘及始祖之自出追遠之義益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毀廟之主盡入太廟有朝義焉故大禘謂之朝享合祠禴烝嘗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禘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歲舉之則四

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祭之間祭也時祭
四大亨二皆以肆獻裸行之如此經所列而時享
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不裸矣大宗伯
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爲閒祀則已具於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
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裸獻之器也大宗伯
並舉隆殺故以肆獻裸饋食統冒之康成以肆獻
裸爲禴饋爲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
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夫祭法

去壇墀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
不與則焉有如許裸獻者哉

先鄭說諸臣之所昨也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說用
犇彝云犇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案酢作昨古文
假借字與醋之爲酢同犇以畫禾稼得名當以稼
訓犇不當直改爲稼彝也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浼酌凡酒脩酌注故書縮
爲數齊爲齋鄭司農云獻當爲儀儀酌者有威儀
多也浼酌者浼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

酌也盞讀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讀皆爲淦元又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又云脩讀如滌濯之滌案獻古文假借作犧鄭讀莎是從毛詩傳沙飾爲義禮記禮器犧尊疏布正義引鄭云畫尊作鳳羽娑娑然故謂之娑尊亦同先鄭而誤脩治清潔已函洗滌意似亦無煩改字杜子春數爲縮與郊特牲縮酌用茅合又與醲酒況于清連文釋文數音朔亦以聲近相假借也三志長刪翼酒以濁爲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縮醴

齊不說盞齊沛以清酒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於初矣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先鄭云紛讀爲幽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後鄭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竹席有次列以文案先鄭於紛繅皆異讀後鄭如經字訓釋甚當純讀均音而訓緣與書顧命黼純孔傳白

黑雜繪緣之說義合音亦必有古據故並從之釋
文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集韻純規倫切
音鈞亦兼存司農音也易虎皮爲桃竹者顧命敷
重篋席傳篋桃竹枝正義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
也又云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
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左思吳都賦桃笙象
簞韜於筒中劉淵林注桃笙桃枝簞也吳人謂簞
爲笙亦次席之別名也

周祈名義考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凭則設几今

俗言椅以代席也言椽以代几也椅椽本無此字
俗書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先鄭云昨席於主階設王所坐
也後鄭謂昨讀曰酢謂謂祭祀及受酢之席又昨
席莞筵注昨讀亦曰酢先鄭不釋而引禮記以釋
下國賓意又讀昨爲昨也案後鄭昨爲酢與司尊
彝諸臣之所昨也讀酢同義若如司農讀昨諸臣
之所昨通不去王昭詳解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
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惟天子至尊可與鬼神

同亦猶天子之昨用醴齊與鬼神同尊諸臣之昨
酒用鬯與鬼神異尊也

凡喪事設葦席素几其柏席用萑蒲純諸侯則紛純
每敦一几先鄭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
柏席載黍稷之席後鄭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
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
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賈疏以先鄭言無所依
據翰案史記高祖本紀過柏人索隱柏人者迫於
人也漢書溝洫志瓠子歌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

曰柏與迫同皆以柏爲迫之證又東方朔傳柏者
鬼之庭也言柏席自是喪用不必易柏爲椁劉昌
宗依司農音迫是也敦與燾形聲迥異由椁席而
及燾棺訓義亦曲與几字亦難通項安世謂盛黍
稷之敦每敦一几王應電翼傳用其說儀禮士昏
禮黍稷四敦皆蓋項王之說蓋從先鄭引或說載
黍稷席會出

几吉事變几凶事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
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

謂無飾也後鄭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案書
顧命華玉仍几孔傳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正義
引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
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二鄭
說皆未若書傳之簡切王氏新義吉事變几各致
其誠以求之庶或饗之也凶事仍几使神有所依
而不散也翰案仍几不變事死如事生之義

